世界畫報

每星期日出版一張
零售大洋四分長期訂閱半年大洋一元
外埠加郵費二角二分凡係直接訂閱世界日報者按期附送

本報徵求時事照片美術攝影中西名畫遊藝運動學校生活等相片一經登載酌奉代價凡名貨照片於登版後立即寄還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二百六十五期

千虛一實

世人有云。千虛難及一實。何謂虛。空想是也。何謂實。用自己之力量而實行之是也。人人想望生活之進步。而終不能如願者。空想故也。月月儲蓄。至滿期而可得成數之收入。且每月有獎之機會者。實行故也。故儲蓄於本會之儲戶。皆爲實行之人。而本會亦本此實行之宗旨。事事委依章程行事。一無假借。以之二十年來會務日形進步。今儲戶總數已有十萬餘金會。五萬元之特獎。已由一面推及於二。一二三四等獎。每種已各有五十三個。此皆實行所得之結果。非空想所能成也。

十年樹樹

古人云。十年樹樹。百年樹人。可知人爲一事。後牧其成者。今人欲速之心事。每望朝布種而夕收果。勢有不能。乃用德俾術且之術。以自誤誤人。本會創設儲蓄遺闕。一反此惡習。二十除年來。遵守如一日。又之始有今日之盛。而在本會儲蓄之各儲戶。亦深知此義。幸途中極很少。故皆踴躍參加。本會對各儲戶均以持久爲精神。始能得樹之生長發榮。而結此纍纍之佳果也。水月十五日開儲請速加入勿失良機。詳章函索即寄

北平王府井大街九十八號　電話東局一五二二號　平萬國儲蓄會啟

這是一個綽號「茄子」的孩子，是誰？

最近與林雪懷氏解除婚約之胡蝶女士

明月歌舞團臺角薛玲仙女士

如此夫妻（一）

夫—我愛！除了你以外，世界上的女子，沒有一個可以得着我的愛的呀！（其實他的愛給過人家好幾次，都被人家退回來了。）

妻—對呀，我敢說也是這樣。並且我覺得你比什麼人都好，偉大過於一切！（她說過這句話，至少有三次了！）

付之一笑錄

（一）共輸幾個

某中等職業學校校長，係前清一老翰林，罷官歸來，衰緣此席，以作選手者，新知當選，均付闕如；一日，彼校與他校競賽足球，失敗而歸，校長急詢曰，勝耶？敗耶？學生曰，敗矣！校長作色曰！共輸幾個？學生曰，僅一個；校長又曰，新者耶？舊者耶？學生覺出語奇離，漫應曰，舊者：校長曰，舊者則已，新者須設法討回；汝當皆不善踢，偏與人賽，一回一個，十回十個，學校經費困窮，安有餘錢虛買球耶？聞者不禁失笑。

（二）畢斯麥

義者小學教員，皆須試驗檢定，一老舉人張某者，例亦與試；考者出題曰，「畢斯麥論」。且爲之釋曰，畢氏者，德國有名之政治家也……某座居末，且耳不聰，只聞德國有名等字，遂誤畢斯麥爲德國有名之麥，提筆起句曰「麥之中，有大麥焉，有小麥焉；而其最有名最……者莫如德國之畢斯麥……」見者爲之閔堂。

（三）海關尺

又舉學臨校，問曰，汝教授用低發式？抑注入式？舉人曰，讀「式」如「尺」音：張某不解，半晌瞿然曰，我只有海關尺公布套造尺，如君所謂，余尚未耳聞，故未能採用，視學爲大笑。

採桑圖——笑癡君作

湖上佳話——德胡維氏作

（上接第三版）

——Thank you I love money！

——這何必客氣呢！Kiss

俱威捷車跑到首飾處的窗前。

——Cirdel一張！

當他拿着票子轉過身來的時候，他張大了眼睛望着。

——親愛的等得我脚都痛了！

——呵！對不起！宗史脫責！在路上看見一個長毛的江北唐猴，跟在一個女人的後面，所以我站着看了一會，有趣呢！她倆相偎着在旋形的石梯上走去，她仍需回過頭來，從流動的眼睛裏給他微笑，通慕門的時候，她把左眼緊閉，舌頭一伸！呵，他，水手脚上面穿着筋綢長衫。

——介紹西方文明，保存中華國粹！

迷途中失了母親的他，把票子放進口袋，他發覺了寫給瑛琪的信。

——呵，太對不起琪琪了，天呵！郵政局還來得及！去！去！再追，再逐！

帽子拉到眉毛上，手悬伸在櫥窗裏，向石階下走去。眼睛又像饑虎一般。

——小劉！碰場化去？

——……哦！吃素王太太嗎？……

——小鬼！見面總是太太，太太的亂喊，拿一隻銅版！走開！

——謝謝！太太！一錢勿落虛空地！

——做了孩子的爸爸，仍舊一般的頑皮！

——太太是最正經的了！睡在大腿上讀聖經！

——懶好！記定你！她很命地在他的腿上捺了一把，今天請我看夢宮點史吧！

——璇宮點史？好！再看十次吧！……我知道太太來，所以早已把票子買好了

——哼！追求的對象，失了能！哈！

——太太經驗之談，自然……；他像孩子式的拉她跑上石梯。

她，北四川路X咖啡館的女侍，因爲今年六月裏與她的新丈夫王小帶吃了雷登素，所以朋友們加上了「十八歲吃素王太太」的雅冠。她老是把嘴唇，拭得過度的紅，瘦得二十四根骨頭，都露在肉外，他也曾追求過她，可是終于鈎不上來給王老爺勝利！今天，他在失敗之後，遇見了單獨的她，呵，他……

——願天佑我，不要看見那伸舌頭鬼！

深墨的絨幕隨着軟登曲的奏演，慢慢底落下來，在香味的肉陣中，他倆在人羣中擁着，神秘之街的夜色，展覽在他倆的面前。

——可與你並肩走嗎？太太！

——怕王老爺吃醋嗎？乖乖的孩子，款過來點，路上車子多呢！當心！

——得令！Long live my太太！

——my baby long live！

華爾慈的音樂從紅色的窗中透到街頭，什麼都變響着，他倆緊緊地偎着向南走。

——又去吧！那是你的出身地！

——不，我贊成到Y咖館去，據說那里換了許多女侍呢！未經世故的小姑娘呢！

——奉旨Y到了！

經過了彼長的梯造，坐在窗口的閣樓上，女侍Charming呢地站立起來。

——倒冰，香草冰淇……

——我不吃冰的東西！

——不吃？那天和水毛吃了五杯倒冰，不是還不夠嗎？今天……

——環境不同，時間兩樣！

——不錯！老鼠不在，太太乏味！

——不！我……她做了一個妖媚的眼睛。

——哦！那個東西來了嗎？

——來了給你吃！（未完）

愛美演劇家王鶯女士

美容好機會

女像一甲，青年會領袖記理髮館

本館聘東洋美髮名師，專理男女髮式，燙髮電髮，燙髮電髮，燙髮電髮

東便門外……之葬贈刊

地質調查所辦公室
——北平兵馬司九號——

蘇州留園之風景……鈴鐺

地質調查所右生物研究室

短篇小說

虎尾春冰

（續）

（續）

在這三個年頭當中，光陰像流水般流過去。情海中的生活，却沒有這樣簡單。這時靜川敏惠一顆心，都給愛神用情網把他們雙雙花了。他們頭腦中所念念不忘的，心胸中所抱負的，精神上所貫注的，可以說沒有第二個思想，完完全全把全心全力都聚集在他們這一段姻緣上面。但是他們見面的機會很少。平常日子，兩個人爲了課程的忙迫，誰都抽不出閒工夫談天。惟有到了星期日，才見一次面。因此他們把星期日看得非常寶貴。到了見面這一天，便把六天積攢下來的情話，盡情盡量的說個不休。有時靜川等不到星期日，便把心裏所要說的話，寫信告訴愛人。但是敏惠向來不寫回信的，等到見面時才告訴他，並不是不寫回信，一來在家裏寫信不方便，二則怕給病丈娘母看見了，無意說完自己的苦衷，這給靜川最好往後不要寫信，一個不小心，落到我父親手裏，那末連星期日見面都見不成功了。靜川聽了這話，也初這不過想到沈病丈不贊成寫情書，後來轉念一想，忽然感覺到這中間可以顧慮的地方很多很多，便有個在背地裏先探一探敏惠的口氣，無奈敏惠雖然和他要好，只在不言不語之中把一段情愛表示出來，見面和他談天，只談些學堂中所見所聞，和家庭裏一切瑣事，不過談到最親密的時候，在眉目之間微微地表現一點情，有時靜川送着灣子說到兩性間的愛字，她便把眉頭子一皺，轉身就跑，甚至於一跑好幾個鐘頭不和他說話。靜川認爲她一顆心已經給個的獻給自己了，這種做作，無非小姑娘們原有的情態，算不得着奇，本來兩個人心心相印就行了，一定要她在表面上表示出來，當然做不到，因此每一次看見她含羞帶愧的樣兒，他幾次的腹方步，才決定寄到演口：這在信封的右角上，用紅墨水顯明地寫了「千急萬信請勿延誤」幾個字，再加上無數的蜜圈，——航空一角九，航快三角一，掛號一角？航掛三角？！名目繁多，無所適從！

走去了。那柳式的跳房，——郵政局！他坐在一路電車的下行車中，

餓虎似的眼睛，他開始向車中「搜閱了」！紅綠與黑白，交錯在他的眼前，最後，發現了斜面最末座的一位小姐，穿着交流行的連動裝，豐滿而黃色的大腿，裸露在黑色的裙子下，約的幾動，雪白的衣上激成抖動的曲線，尤其是長髮下二只大面圓的眼睛！

——現代女性底模型！莫怪靜靜有興趣一般的可愛，可是總沒她！般的美健！秋菊也是次陽圓的眼睛，那裏如得上她一般的洗動成線條！啊！她的眼光在移到我……

——郵政局到了！先生！

——到了？噢！他看看是末座的小姐坐着不動……補票！

——哈地方？

——公園靶子場！

——好久沒有玩這套把戲了！之能！努力！太太到浦東去，今夜痛快的幹一下，呵，到那裏呢，巴黎，惠爾登？不！那裏熟人太多了，幸幸苦苦釣來的魚兒，又要像上次蜜史張一樣的去率慰於他人，還是到靶飛鏢劈利秋克去！俄羅斯大菜正不錯哩！

電車在靶子路站上展動了它的輪盤以後，那位末座小姐站起來了，他的神精，也隨着高漲，她娜遇她座位的時候，好像對他笑了一笑呢！跟着笑來的是哈必打的香氣，他吸了一幕跟着她在虹江路下車。

——菜子給我吧！謝謝先生！

——又要搭油哉！

——搭油的賣票人祝你成功！愉快！

——哈！哈哈！

注意了他吧？時常轉過頭來對他看，他更氣勁了！加緊了脚步，與她並肩走着。他還在吹雷夢娜的口嘯。

走上了奧迪安的石階。

——Circle 呢？還是梅下？Miss Modern

——Circle 吧？

（下接第四版）

千風一度

吳家驊女士及其書像——陳南薌攝

追求

周楞農

北平江南城陸廟之一對老伴

英名文學家葛伯納氏——英贈刊

梅花舞團「七情」之一幕表演

奧迪安的「勞利秋克」的音樂，向樹枝中散揚！東方的微透，還沒了皎潔的星月，在羅密路上看見三六一號的舞伴人散！這時候，我總要想到你，想到一個數千里外瀛渺巫峯中的小姑娘了！倘然那生活的罣礙，沒有把你拉去的時候；那麼！在月星爽就放下！

霎紅的光輝，代替了白日的太陽，在滑飛路上應見「勞利秋克」的音

交歡之夜，我們一定擁抱於清晚的音樂中吧？在家華五更之時，一定沉酣在甜蜜的總司夢中吧！但，現在呢？灰暗的臥室中，地上映着窗外的樹影與我苦別。寂寞與淒涼，空虛與悲哀，深深地感覺。瑛瑛，在蜀道江邊的瑛瑛呵，可曾知道在東海之濱的月下，有人念你？

丟了筆，伸到檯底下去拿了一瓶汽水，在他開的時候，太興奮了吧，汽水像救火成管一般的噴出來，並且在剛才寫好的信箋，浪了不少的水跡。倒霉！又要重寫了！天是這樣的熱，哦！吸乾了吧！

——這，正是一個好機會！不要吸它，信上不是說感覺到淒涼與悲哀嗎？哈！哈！好機會！銳利的汽水呵！謝謝！

數分鐘後，在信箋上，加了下面幾行字：

瑛！當我踱到窗邊，一陣如怨如訴的歌聲，隨着晚風吹來，不禁地，我想起了以前的清遇及眼前的空虛；熱個的心靈，完全沉於悲哀之淵。回到椅子，那墨跡未乾的信，四川寄來的照片，呵！我忍不住的……聰明的小鳥呵，你可以在這箋上，找到淒涼的結晶！悲哀的混合物吧！

奶黃式的信封展現在眼前，那烟閣的水筆，一齊飛到他的心頭。

——重慶走了吧！在萬縣，不！到了瀘口，一定有信來！瑛其硝皮，答應，朝每的答應我每三天寫一封信，現在差不多五個三天了，摩登結婚的辭誓，與出青春樂一樣的泉不住。